

滕近輝與青年基督徒

郭偉聯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教會在六十及七十年代，曾經歷因年輕人躁動不安而引起運動和爭議。例如，福音堂運動的興起與大學學生團契引起的爭議。¹ 滕近輝牧師² 則是當時少受年輕人衝擊，反頗受尊重的牧者。³ 本文旨在從口述歷史和滕近輝相關的言論，指出他與當時青年基督徒關係的一些特點。

一 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香港基督徒青年

香港的青年基督徒早在五十年代已是教會領袖頭痛的問題。1951年浸信會少年團聯會夏令營帶來的復興運動，使一部分基督徒少年人及大學生

¹ 參郭偉聯：〈承傳與更新：從艾得理在港學生事工看傳教士與華人教會及青年基督徒的互動〉，《建道學刊》第32期（2009年7月），頁123～152。

² 本文往後為使行文簡約，只以滕牧師及其他人的名字作稱呼，簡稱則只提姓氏。

³ 陳喜謙口述歷史訪問記錄，郭偉聯往訪，2007年1月26日，香港：西區潮語浸信會。

大發熱心，對聖經真理執着，要求過嚴謹的信仰生活。⁴ 他們對「罪」敏感、「恨惡罪」、「與罪不妥協」，這種心態使他們敢於挑戰各種權威。年輕人的「不妥協」令他們中間有人挑戰自己的教會過於人意、組織化及世俗化，⁵ 因而與教會的牧者及長執發生不少分歧，引致宗派教會及教會學校對年輕人的「復興」及學生福音工作甚為抗拒。當時衝突最激烈的要算1961年浸信會出現的分裂。是年九龍城浸信會、堅道浸信會及筲箕灣浸信會福音堂的少年團契先後分裂出九龍城福音堂、般含道福音堂及筲箕灣福音堂。1962年又發生聖公會聖保羅男女中學事件：當時學校中有一些被「復興」的同學在校內熱心佈道，但校方卻認為他們的行為過於激烈，在臨近公開試的時間（受難節前的星期四）要求他們承諾改正，但該批同學拒絕，故被校方開除。⁶ 陳喜謙說當時他們這羣人在各主流宗派教會「如火添油」，「令很多教會十分震動，甚至稱他們為『小羣』、『共產黨』」。⁷

到七十年代，年輕人仍是香港教會的主題。羅曼華於1977年進行的調查指出，當時教會長執認為幫助教會增長的首個因素是「青年人多」。⁸ 隨後，1980年的調查顯示，當時超過半數的主日崇拜出席者為二十九歲或以下的青少年。⁹ 1979年，華福中心便舉辦了一次大規模的青年福音事工研討會。¹⁰ 因此，那是一個年輕人的時代，領袖與他們的互動，對當時的教會尤其重要。

⁴ 參郭偉聯：〈承傳與更新〉，頁123～152。

⁵ 石耀綿：《般含道福音堂早期歷史》（香港：打印稿，1976），頁3～4；吳主光：〈第一次分享〉，《平安福音堂「蒙恩傳統」分享系列》，頁2，<<http://www.pecchurch.bc.ca/pecgrace/>>（2014年12月2日下載）。滕近輝則提及有青年「帶着驕傲到教會來，尚未貢獻之先，就要作領袖，或是批評。」（滕近輝：〈學生團契與教會的關係〉〔出版資料不詳〕，頁2。）

⁶ 參郭偉聯：〈承傳與更新〉，頁123～152。

⁷ 陳喜謙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⁸ 羅曼華：《香港教會增長研究報告書》（香港：華福中心／天道，1979），頁23。

⁹ 羅曼華：《華人教會手冊》（香港：華福中心，1981），頁60。

¹⁰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會議部編：《青年福音事工研討會彙報》（香港：華福中心，1981）。

二 滕近輝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青年基督徒羣體的形象與角色

（一）令人敬重的教導者

陳喜謙提及，六十年代的年輕基督徒要求領袖有屬靈的深度，能有力宣講聖經，並且具美好的生命見證，而滕近輝是與胡恩德、陳約翰等同為能吸引年輕人的講員。¹¹ 從我們現今見到，由滕主講的講章，都是以解經作為主要的內容，並沒有太多花巧的例子或演繹。蔡元雲稱滕近輝為「斯文的佈道者」和「睿智的教導者」，指他並不會如當時的佈道者般「大聲疾呼」，而是宣講「有條有理、深入淺出、充滿人生智慧的教導，引發了我對神話語的敬重和渴求。」¹² 鄭炳釗也稱滕的講道「溫柔有力」。¹³ 張慕皚則指出滕的講道能「叫人得着新鮮的領受」：「滕牧師對神話語有獨特的洞察力，他對聖經的講解，往往叫人得到新的亮光和啟迪。有的講道叫人聽了產生共鳴，有的講道叫人得着新鮮的領受，滕牧師的講道多半屬於後者。」¹⁴ 余妙雲形容他在中國神學研究院（下簡稱「中神」）早會的講道：「信息簡短扼要，有釋經，更有應用。」¹⁵ 蕭壽華則憶述，滕的講道對聖經的解釋和透徹為當時的年輕人所喜愛，他也不如今天的講道般，大量採用例子。他指這做法也令他在自己的講道事奉上有很多的思考。¹⁶ 黃碩然說：「滕牧師絕少在講壇上或文章裏談及自己的私事，而他的日常生活，也就是他的講壇……他總是保持着莊重、嚴謹、肅穆、柔和及謙遜的態度。」¹⁷ 梁燕城也有類似的描述：「他沒有用動人的演詞，精采的笑話或故事，他總是平平實實地按聖經分析，卻顯示極大的屬靈深度，紮實

¹¹ 陳喜謙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¹² 蔡元雲：〈生命師傳〉，滕近輝：《金輝歲月——滕近輝牧師八秩榮壽紀念》（香港：宣道，2002），頁xiii。

¹³ 滕近輝：《都是恩典——滕近輝回憶錄》（香港：宣道，2009），頁44。

¹⁴ 張慕皚：〈我所認識的滕近輝牧師〉，滕近輝：《金輝歲月》，頁vii。

¹⁵ 余妙雲：〈我的善牧良師——滕近輝牧師〉，《中神院訊》第343期（2014年3-4月），頁4。

¹⁶ 蕭壽華口述歷史訪問記錄，郭偉聯往訪，2015年1月12日，香港：宣道會北角堂。

¹⁷ 黃碩然：〈附錄貳：生命的事奉：我的牧者滕近輝牧師〉，余達心、馮蔭坤編：《事奉的人生：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誌賀滕近輝院長六十壽辰論文集》（香港：宣道，1982），頁397。值得注意的是，滕近輝的講道是有加入自己或其他人的生活例子的，只是這些例子通常都很短。參滕近輝：《生命就是要長進》（香港：宣道，2012）。

地觸動人的靈魂。」¹⁸ 如此，滕近輝應是因着他對聖經有深度的解釋，並能帶出新的洞見與智慧而受年輕人喜愛。最後，羅曼華曾提及，她「第一次聽滕牧師講道是1973年在美國的Urbana學生宣教大會上。他以一口漂亮的英語講道。我很開心地對自己說：終於有一位華人牧者在基督教國際舞台上與西方領袖平起平坐了！對我來說，滕牧師是一位巨人。」¹⁹ 若羅的心聲也是該時代年輕基督徒的心聲，則我們可說滕令年輕人（特別是香港的年輕人）看到，華人中間有一位可與西方看齊的領袖，滿足不再低於於西方的感覺。²⁰

（二）提拔與扶持

除了講道外，滕大膽起用年輕人，是五十至七十年代青年基督徒最津津樂道的事情。在文字記錄及筆者的訪問中，都有人談及滕支持自己或其他人開展某些大膽的事工，或讓他們擔任重要的崗位。黃碩然憶述她在未受洗時，滕已讓她加入詩班事奉。²¹ 蔡元雲提及當他剛剛從加拿大念完醫學回港，滕牧師便「立刻致電李非吾牧師，推薦我到希伯崙堂事奉；更邀請我到宣道會北角堂作主日崇拜講道」。²² 當時宣道會北角堂（下簡稱「北宣」）崇拜聚會人數已逾千人，滕的舉動實在是對蔡投下信心的一票。蕭壽華則在大學出任團契的主席時，被滕邀請為教會的青年部部長。他憶述那時自己並沒有和滕有很多的接觸和互動，多是聽他講道，而他本人反和胡欽較相熟，所以對滕發出的邀請也有點愕然。畢業後不久，他便被滕邀請出任教會的執事。²³

高勵志在訪問時更提及，溫偉耀在初返教會時，希望在教會裏舉行「國是小組聚會」，關心中國並為中國祈禱。當時的執事因為對當時的學運和政治議題避諱，極之反對這樣的聚會，但滕則認為溫也是推進祈禱，

¹⁸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43。

¹⁹ 羅曼華：〈恩師滕近輝牧師給我的學習〉，《中神院訊》第343期（2014年3-4月），頁2。當時35歲的李秀全也有相同「引以為傲」的感覺。見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20。

²⁰ 有趣的是，陳喜謙也在訪問中提及，當時台灣的教牧領袖的風範，並不能滿足年輕人。他指出兩點：一是他們太小心態，二是他們英語不好，不能與西方世界接合。陳喜謙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²¹ 黃碩然：〈休止符之後〉，《恩典懷清輝——滕近輝牧師紀念特刊》（香港：宣道會北角堂，2014），頁58。

²² 蔡元雲：《生命影響生命》（香港：突破，2001），頁164；滕近輝：《都是恩典》，頁55～56。

²³ 蕭壽華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教會應予支持，因此一力承擔，說服執事容許溫在教會與弟兄姊妹「共商」「國是」。溫更在參加北宣不久後，與黃碩然、蕭壽華等三四年輕人同時被邀請擔任執事，成為北宣最年輕的執事。²⁴這裏，我們可看到滕大膽起用新人，扶持新的工作。並且，溫的經歷並不是單獨的例子。不少認識滕的人，都提及他願意支持年輕人的「大膽」構想。容保羅便以「不遺餘力為華人教會提拔年輕後進」，「具前瞻性的眼光和寬闊的胸襟」來形容滕。²⁵蕭壽華及陳士齊都提及當時主流派教會學校或官立學校都不容易讓中學生在學校裏舉行團契，甚至反對學生團契。滕卻大方地借教會供學生聚會，使學生都感到「北宣」對他們的事奉熱誠有很大的支持。²⁶余妙雲指出是滕「鼓吹並推動成立工業福音團契」。²⁷周永健指出，中國神學研究院在初期，因為推動高等神學教育，並且教師都是年輕人，加上在宣傳上有不妥善和失當的地方，所以被人誤解、質疑、批評和攻擊。但滕近輝則扶助年輕教師，領導中神，並挺身而出為他們遮擋與解釋。²⁸羅曼華具體提及，當人們質疑中神的年輕老師時，滕一方面替他們不值，另一方面更是給予他們機會，以大型聚會「展示年輕老師團服侍眾教會的集體實力」。²⁹更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余達心回想在1982年，張修齊大力鼓吹一項嶄新的事工，並得余及三數同工的積極倡議。滕在最初時表達了相當的保留，但當看到他們的堅持，最後放下自己的意見，全力支持年輕同工。³⁰事實上，滕近輝自己也提及自己是刻意成為新事工機構的負責人與教會之間的橋梁：「談到機構的聯繫，因當時有不少新成立的機構，他們的負責人未必為教會所認識，我樂於出任董事，唯一動機是作為橋樑角色，引為眾教會所接受。」³¹陳士齊便稱滕使北宣成為機構（para-church）的「孵化器」。³²

²⁴ 高勵志口述歷史訪問記錄，郭偉聯往訪，2014年12月29日，香港：宣道會北角堂；黃碩然口述歷史訪問記錄，郭偉聯往訪，2014年12月21日，香港：建道神學院市區校園；蕭壽華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²⁵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71。

²⁶ 蕭壽華口述歷史訪問記錄；陳士齊口述歷史訪問記錄，郭偉聯往訪，2015年1月14日，香港：香港浸會大學。

²⁷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71～172。

²⁸ 周永健：〈懷念榮譽院長滕近輝牧師對中神的貢獻〉，《中神院訊》第343期，頁1。

²⁹ 羅曼華：〈恩師滕近輝牧師給我的學習〉，頁2。

³⁰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59。

³¹ 滕近輝：《金輝歲月》，頁145。

³² 陳士齊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三）關心與尊重

在當時年輕人眼中，滕除了有開放的思維，能接納他們的創新建議。他們提及滕是一個關心他們的牧者。黃碩然提及滕很願意幫助人，她曾看到有一位已移民的會友饋贈金錢給滕，隨後有一位會友向他分享經濟的困難，他便將那筆錢交予那位會友。黃又提及滕曾幫助北宣的陳永標，讓年輕的、在經濟有需要的陳和他一起同住。³³ 陳士齊提及他雖然在北宣不算熱心投入，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學生福音團契及鄉村佈道事工度過，但當他到亞伯丁讀神學時，他寫信與滕分享他的需要，滕在與他談過後，便建議北宣支持他的部分學費，並請胡欽及龐志堅跟進、關心他。³⁴ 高勵志更憶述，當溫偉耀決定到英國攻讀哲學時，執事會並不贊成在財政上支持他，因為他並不是修讀神學，與教會事工沒有直接關係。滕近輝則引導眾執事看到溫偉耀的學習對華人教會有深遠的影響，請他們明白支持溫是十分有意義的事情。³⁵ 曾立華則提及他在出發往美國進修前，「到他辦公室道別，他勉勵有加，更叫我從書櫃任揀兩本書送贈予我……他立刻簽上名並祝我學業成功，並且在我上機那天親臨送行。」³⁶ 鄭炳釗則以「樂於助人」來形容滕。鄭「在建道讀二年級時，寫了一篇有關處境倫理的文章，請他〔滕〕修改，他一口答應並細心批閱。兩年後我請他擔任論文的導師，他又樂允，並用他娟好的字寫上評語。」³⁷ 高勵志更記得，當時因為滕常常往東南亞領會，而建道又有頗多同學從東南亞而來，故不少同學都託請滕幫助帶一點東西給家鄉的親友，而他總是答應的。及至一次，謝真如召來所有女同學往訓示，指同學不懂人情世故，將女性衣物用品託請滕帶往印尼，被當地海關查問，令滕尷尬不已。但他的幫助小輩的精神，在此更見真章。³⁸

黃碩然及蕭壽華都提及，他們在海外修讀神學時，接過滕親筆寫給他們的信。他們深知滕十分忙碌，因此接到親筆信，都十分感動。³⁹ 黃碩然

³³ 黃碩然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³⁴ 陳士齊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³⁵ 高勵志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³⁶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41。

³⁷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43。

³⁸ 高勵志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³⁹ 蕭壽華口述歷史訪問記錄。黃碩然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以為滕牧師寫信給她，是有要事吩咐她去做，但發現信中「全是及時的激勵恩語」，使她深深受觸動，也使她能堅持學業下去。⁴⁰

蕭壽華指出，滕事奉十分繁忙，其實很難要求他很貼身緊隨的關懷每一個人。但他記得，每當滕在海外領會回來，他總會請年輕同工出外，利用講員費請他們一起吃飯，和他們歡聚。他也說到在1974年的韓國福音大爆炸聚會中，他有幸和幾位弟兄姊妹一同參加，滕當時是大會主題講員之一。但滕仍在繁忙的日程中，邀請一眾北宣弟兄姊妹出外吃韓國燒烤。他相信這些舉動，都代表滕對同工及會友的關懷。⁴¹ 吃，應是滕很喜歡表達關心的方法，也使他成為青年基督徒的父親，不只有工作關係。余達心也說：「數年共事，我們視滕牧師為父親多於為院長。對我來說，印象最深的是他不時請我們到尖沙嘴的豐澤樓吃京菜。滕牧師很喜歡請客，自己也頗喜歡吃，而我們也樂得陪他大吃一頓。那是充滿喜悅的日子。」⁴² 另一些細微的關心，高勵志提及當時建道神學院（下簡稱「建道」）有一些老師很喜歡不讓同學休息，長篇大論地一直講下去，甚至引起同學反對。但滕總是準時便讓學生下課休息，不會強佔同學的自由時間。⁴³

除了實質的關心，年輕人總有反叛衝動，但與他接觸的年輕人，有提及滕並不會以長者自居來訓責他們。張修齊形容他為「耐心聆聽一眾後輩熱烈討論」。⁴⁴ 余達心詳細地記下他在中神與滕的互動：

滕牧師與我們一眾年青小伙子共事，謙和溫厚，視我們如平輩一般。議事之時，他總是耐心地聆聽，彷彿每個不同的意見都有極重的分量。遇到我們爭持不下之時，他越發緘默；在關鍵的時刻，他才以溫柔之言、銳利的觀察、簡潔的分析和令人折服的智慧之言，將問題的癥結剖示，引導我們作合情合理的決定。在他口中我從沒聽過一句語帶權威的說話。⁴⁵

蕭壽華則表示：

⁴⁰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59。

⁴¹ 蕭壽華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⁴²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60。

⁴³ 高勵志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⁴⁴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62。

⁴⁵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59。

年青時我在他面前表達過一些無知、不成熟的觀點，他從不表示輕視，只是溫柔地提出另外的看法。有些時候他不會即時指出我的錯誤，但我會在他一些講道中聽到適切的提醒——不是指名道姓的責備，而是在聖經真理原則的教導中指出當有的信念。⁴⁶

那年輕人是不是從沒有和滕近輝衝突呢？那又倒不是。鄭炳釗提及他在建道作神學生時，有一次他和部分同學反對學院規定只有成績好的同學才能任佈道團職員，他們認為這是「屬肉體」的要求，滕卻很嚴厲回應：「不接受這規則，便不要留在建道讀書。」鄭以「義怒」形容當時的經歷，可見鄭應認為滕對他們的不滿是合理的。⁴⁷高勵志及蕭壽華則都聽聞曾有一位年輕執事在會議上多番挑別滕，滕最終按捺不住，反質問執事：「弟兄，你到底想怎樣？」並且臉色大變。不過，當整個執事會沈默一段時間後，滕卻主動向執事道歉，認為自己當時過分激動。⁴⁸

（四）嚴肅還是幽默？

黃碩然憶述，建道六十年代的神學生都尊重滕近輝，並且認為他有威嚴，碰面時甚至會有點兒懼怕。⁴⁹馬英傑也說：「滕近輝牧師……雖然有點嚴肅，卻不是高不可攀，乃是叫人肅然起敬，不敢放肆。」⁵⁰但高勵志、黃碩然及羅曼華，都提及滕牧師在閒時十分幽默的一面。⁵¹姚添壽在回憶他與滕相處的往事時，使用「嚴肅幽默」來形容之。嚴肅的一面顯在他要求同學「尊重聖餐聚會」，而幽默的一面則是當他、滕及蔡元雲同枱吃飯時，滕笑說：「有添壽就唔使睇蔡醫了！」⁵²

若我們為以上的敘述作一個小結，我們可以見到，滕受當時年輕人尊重，並不是因為他一味討好年輕人，而是他們在滕身上找到榜樣，也在滕的護翼下學習事奉成長。我們甚至可說，他並不是一位善於社交的人，卻因着事奉及上帝，而能與年輕人交心。這點或許是今天同樣面對青年冒起的情況的牧者可注意的地方。

⁴⁶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53。

⁴⁷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44。

⁴⁸ 高勵志口述歷史訪問記錄；蕭壽華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⁴⁹ 黃碩然口述歷史訪問記錄。

⁵⁰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10。

⁵¹ 高勵志口述歷史訪問記錄；黃碩然口述歷史訪問記錄；羅曼華：〈恩師滕近輝牧師給我的學習〉，頁2。

⁵²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53。

三 滕近輝如何看年輕人

（一）青年作為教會復興的「戰略」要素

滕近輝曾表示，「大學生佈道及復興運動」是他親身經歷的「七大屬靈運動」其中之一。他又提及這學生運動「於五十年代也興起在東南亞一帶的各國華人中」，為華人教會造就了很多領袖人才，並且成為教會發展的「強大動力」。⁵³事實上，他將大學及中學生的福音工作形容為「屬靈戰略中的重要一環」。⁵⁴他認為與中國神學研究院一同而來的大專畢業生獻身事主浪潮，「顯然是聖靈的工作」。⁵⁵他歎息七十年代的香港教會仍然未明白這事工的重要性：

但是今天，一般教會仍然未曾支持學生工作，這實在是可惜的現象。香港「學生福音團契」的經費，百分之八十是畢業生團契的團友奉獻的。經常為學生工作奉獻的教會非常少。以致學生工作經費缺乏不能開展，這是教會的大損失。我們仍然未從歷史學到功課。⁵⁶

連他在考慮接班人及交棒時，年輕人是他主要考慮因素，因為他們關係教會的前途。他解釋選擇蕭壽華為他的接班人時便說：

那時我感覺北宣的前途與青年人有密切的關係。青年人須要帶領，而蕭牧師曾是皇仁書院團契與港大團契的團長，又擔任北宣青少年部長多年，對教會事工也很關切，在同輩中相當突出。相處中，發現他有領導能力與奉獻的心志，因此強烈地感覺到神為北宣預備了蕭牧師。於是我就越過許多人，請蕭牧師擔任主任牧師。⁵⁷

事實上，從滕近輝的其他言論，我們便會發現他不是為了討好年輕人而談年青人。他是為了擴展福音及上帝的國度，而看到為何要看重、接觸或挑戰年輕人。他形容當時教會不能逃避社會潮流，不能幻想地服侍年輕人：「我們既然不能逃避潮流，就要積極的認識潮流，分析潮流，把潮流裏面中立性的因素加以利用，成為我們的工具；了解時代青年的心理，

⁵³ 滕近輝：〈廿世紀華人教會生命發展歷程的回顧：“我所經歷的七大屬靈運動”〉，《大使命季刊》，第25期（1999年11月），頁1~2。

⁵⁴ 滕近輝：〈屬靈戰略中的重要一環〉，黃麗蓮等編：《三十年來：三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1987），頁3。

⁵⁵ 滕近輝：《一份禮物——給事奉的人》（香港：中神，1989），頁251。

⁵⁶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香港：宣道，1975），頁20。

⁵⁷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238。

移入他們的營地去作戰，而不是在幻想的陣地裏，在他們聽不到的地方吶喊，用他們聽不懂的語言挑戰。」⁵⁸ 他繼而指出，工業福音團契的工人佈道、突破的輔導、學生福音團契的時代問題討論、福音咖啡屋、教會的大眾傳播運動等，都是「獻身和投入」並且「真正的駕御了時代」。⁵⁹ 他更看到當時教會的缺失：

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代一代傳下去的。每一代對下一代有重大的責任，絕對不可忽視。教會不但要注重當代的福音與栽培工作，也要同樣注重下一代的教導與培育的工作……對下一代的工作，是教會長線的工作。許多教會忽略了這一事實，把工作的對象只放在成年人身上，就造成極大的損失。這是屬靈的近視……這是屬靈的戰略，教會應在青少年事工上，作最大的投資，教導全體會眾矯正視線，同心合意在這一方面作長線計劃，加強工作人手。這樣必有豐富的收穫。⁶⁰

若我們看到福音乃滕近輝行事的原則，便可以明白他對年輕人的態度。他要為青年事奉者開拓服侍機會，是因為「已經有數百優秀青年走上全時間奉獻的道路，且已進入神學院受造就。我們怎樣將這些主所興起的人才，有計劃的吸入各地教會的陣營之中？如果得法，他們將成為福音的強大生力軍！不然，他們可能鬱然引退。」⁶¹

他提議要推動青年獻身的觀念至從事間接福音工作——文字工作、大眾傳播工作、學校福音工作、藝術工作、醫務工作的人，為的不是青年人想如此作，而是為了福音。滕指出，這是「華人教會復興運動」的八角之一，為的是「讓福音透過這一切獻身的途徑傳揚開來！讓我們追求『福音的百花齊放』」。⁶² 亦因福音的緣故，他會向年輕人挑戰：「你們是剛剛起來的人，時代的使命在你們身上。你們能夠擔得起時代的使命嗎？條件——你們要作『得勝者』，不然，時代要撇下你們。」⁶³ 「今天有很多青年人，仍然貪愛世界，以物質的享受為人生追求的目標，捨不得放下這些

⁵⁸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5。

⁵⁹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7。

⁶⁰ 滕近輝：《活出和諧與美好——基督徒生活及事奉20律則》（香港：宣道，1999），頁63～64。

⁶¹ 滕近輝：〈展望〉，《今日華人教會》（1980年1月），頁3。

⁶² 滕近輝：〈華人教會復興運動的八角涵義〉，《今日華人教會》（1981年1月），頁5。

⁶³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69。

來響應主的呼召；每次聽見主的呼召就心裏發痛。主要你用新的眼光來看你的奉獻、用新的感覺來接受祂的呼召。『百倍』是主的計算；勇敢地接受主的呼召吧！」⁶⁴

當他看到年輕人作為福音擴展的必要成分時，便得出教會不應墨守成規的結論，以致敢於嘗試新的事工，例如社會關懷：

這十年可能是華人教會面目一新發展最快的時期；但如果我們固步自封……則華人教會不但不能進步，反而會萎縮……讓我們的見證不拘限於教會圈子裏面，而延伸入社會中。讓社會聽見教會與信徒正義的聲音，看見他們真理的立場，感覺他們的關懷，由而認識並歸向他們的基督。⁶⁵

可是，年輕人若只是純粹為興趣而討論社關，他則認為是大有問題：

近來教會有一些青年人很喜歡討論理性及社會問題，這種討論有它的價值。然而，如果討論的人已有堅強的靈性基礎，就沒有甚麼問題，問題在於那些沒有根基的人身上，他們被吸引，出於興趣而討論，一旦發現他們不能夠真正做些甚麼時，討論完了也便完了，在社會卻未能產生甚麼作用，那時興趣沒有了，靈性沒有了，信仰也失去了，離開教會的就是這一羣青年，這是一個我們要警惕的危機。⁶⁶

他也察覺，只有社關沒有福音的學生工作，最後會逐漸衰落：「後來有一段時間，香港某些大學的學生團契推行社會關懷運動，但是福音信仰的堅定性和傳福音的積極性卻相應減低，以致團契漸漸黯然失色，終被新興的福音學生工作所超越。」⁶⁷ 歸根究柢，這是因為滕近輝認為自由主義神學，以關心社會，注重理性為吸引手段，甚至不惜扭曲福音的原意來「迎合」人，卻招來徹底失敗，是為前車之鑑：「神學上的自由主義已經顯明不能滿足人心靈的真正需要……聖經的福音並不依附於人的理智，乃是上帝的大能——能改變人生，滿足信者心靈深處的需要，包括那些受過

⁶⁴ 滕近輝：〈眺望田野〉，《今日華人教會》（1979年4月），頁5。

⁶⁵ 滕近輝：〈展望〉，頁3。

⁶⁶ 馬傑偉、王志學：〈滕近輝牧師訪談錄〉，《播種人》第46期（1982年6月），頁19。

⁶⁷ 滕近輝：《偏差與平衡——完美靈性的追尋》（香港：宣道，2002），頁56。

高等教育的人在內。」⁶⁸ 他強調：「在教會歷史中，社會服務一直是福音的果子。福音是根，何時枯萎，何時果子跟着零落。」⁶⁹

因此，為了福音，滕近輝看到了青年不是威脅，而是當時教會的機遇。

（二）青年教會的困難與對應之道

年輕人不僅是滕近輝的戰略，也是他深刻的服侍對象。蕭壽華曾在訪問他時，問滕有關與會友相處的深刻印象。滕回答說：「我主要牧養青年人。每星期有一天下午與弟兄姊妹個別約談，主要談團契情形，青年人在家中、學校或工作場合中的處境，信仰問題等。」⁷⁰

亦因此，他常將年輕人的需要和困難作正反考慮比併，從而得出他的牧養方法。例如，他在1982年時指出，「愈來愈多的青年基督徒厭倦傳統的講道」。他認為從正面言，是青年基督徒的教育提高了，他們有心靈及社會需要，因此他們對講台有要求是「合理的要求」。可是，從反面言，他擔心這需要使一些青年基督徒「徘徊於理論或純理論的層面，傾向理性化，進到空中樓閣去……不知不覺希望常常聽到新的東西」。當他正反衡量後，他的建議是：

因此，我們既要迎合時代的需要，又須不斷向會友提出來，他們真正基本的需要是神的話，是基本的信仰，是個人與神的關係，是生命的再造、重生，是他們跟從主的心志，是他們實行主旨意的決心，是他們真正的悔改，是他們與主基本的聯繫。奠定了這個基礎以後，他們無論甚麼問題，都是好的，都是獲益，都有造就性……⁷¹

當他大談青年對教會前途的重要性時，他同時注意到因為青年人的興起，而改變了講道的路線、聚會形式、活動及交通方式，教會的成年人感到失落，甚至索性退出事奉。因此他指出「教會必須全力以赴的栽培、建立、鞏固」成年會友和團契。他也指出年輕人其實並未受過鍛煉，是教會「一股新興的力量，然而還不算是有根有基的」。他們尤其是在升團時容

⁶⁸ 滕近輝：《不自由的自由》（台北：道聲，1978），頁176。

⁶⁹ 滕近輝：《偏差與平衡》，頁55。

⁷⁰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237。

⁷¹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96。

易流失。因此他建議取消升團制度，讓整團人隨年齡增長也可維持下去。這未嘗不是較有彈性、可行、有利青年人繼續穩定成長的做法。⁷² 他認為教會若只偏重中成年人，或只偏重「青年工作路線」，都是偏差的路線，應被糾正。⁷³

他也看到機構與教會在爭奪年輕人才，他一方面批評年輕人可能因個人的好惡而選擇在機構服侍，但另一方面仍以彈性的處理及寬闊的心襟來看這趨勢，也將有關矛盾以追求聖靈的引導來化解（換言之是容讓各按其職）：

還有另一方面，就是基督教機構運動的負面。從反面來看，有許多青年弟兄姊妹被這個教會機構的運動所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他們的幻想被吸引去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失掉了尋求神旨意引導的態度，沒有清楚知道神的引導而投入教會機構裏去，因此造成教會人才的缺乏。我把這個稱為教會人才的偏流。這是一個issue嗎？是的。新一代奉獻的弟兄姊妹由於有較高的教育水準，很容易傾向專業的事奉，而教會機構對他們便有更強的吸引力，他們覺得在傳統的教會、禮拜堂裏面事奉，是不大適合他們的，因此他們朝着教會機構的事奉路線奔跑。這一件事，人不能夠決定對或不對，我們要交在神的手中……所以我們該向獻身的青年說明，也向神學院的同學說明：對於將來事奉崗位的選擇，必須經過誠懇而虛己的禱告，尋求神的引導，讓神的旨意決定你的前途，把整個教會的戰略交在聖靈手裏，聖靈就會按着祂無限的智慧，可有最好的、最恰當的、最正確、最有效的安排。⁷⁴

（三）愛與尊重年輕人

筆者認為滕近輝能有效駕馭以上的策略和張力，是因為他愛和尊重年輕人。如前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香港教會年輕人傾向反叛，對牧者多有不敬。經歷這段歷史的滕在介紹使徒約翰的書信時，卻不主張壓制年輕人，反倒提醒牧者要以愛對待年輕人：

他〔約翰〕也多次說「小子們哪」。這話只有老人家可以說。他並非恃老賣老，他的確對後輩年青的基督徒有老人家的愛。中文的「小

⁷²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97～98。

⁷³ 滕近輝：《給我羊——滕近輝牧師牧養感言》（香港：宣道，1995），頁6。

⁷⁴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88。

子」是罵人的，但在希臘原文卻是對小輩很親愛的稱呼，含有真摯的感情……傳道人可以從這愛的叮嚀裏，學到寶貴的功課，常常省察自己……有沒有一種好像老人家愛子女的心情？有無這樣的心，分別很大，弟兄姊妹能夠感受得到。⁷⁵

他因着這種愛，在推廣服侍的異象時，便將自己化為他們的一分子，以祈禱彼此激勵事奉，而不是以行政手段，高高在上的命令與分派工作：

我看見主所愛的一班年輕人在這裏，我心裏有一個懇切的祈禱，願主的愛降臨在我們中間，感動我們的心，融化我們的心，將差傳的負擔重重的加在我們的身上。求主在你們中間揀選宣教士，求主興起你們中間有人對差傳事工有重的負擔，甘心樂意到遠方去傳福音。⁷⁶

當時，一般的基督教文章，多指出年輕人的問題與缺失，滕雖然在訪談中也有指出年輕人的問題，⁷⁷但從他的著作中，我們可隨手找到他對年輕人有正面的描述。例如，在《寫給信仰的追尋者》中，有〈壽中之寸〉的短文一篇。他描述耶穌基督只有三十三歲，不少名人也活不過四十歲，但這些英年早逝的人，都活得有意義和價值，相比活到七老八十但虛度光陰的人，「豐富輝煌」得多。⁷⁸在《生命就是要長進》中，他有不少關於年青人的例子，那些例子多是正面的榜樣，即或在故事的開首有述及有關年輕人的缺點，最後都是以改正及好的見證作結，不會將青年人塑造成失敗者和能力不及者。⁷⁹

（四）年輕的心

年輕人不僅是滕近輝事奉的對象，教會復興戰略藍圖的重要一分子，也是他自己人生被砥礪的對象。滕在八十七歲時，提及他自己的「健康祕訣」。他在心態的健康上，指出自己「接受好的新觀念，不落入傳統枷鎖」，及「保持青年的心態，與青年為伍」⁸⁰他在著作中，將「老」定義

⁷⁵ 滕近輝：《愛徒的叮嚀——約翰書信研究》（香港：宣道，1989），頁87、90。

⁷⁶ 滕近輝：《那一程——滕近輝牧師、師母印尼加里曼丹宣教記》（香港：突破，1994），頁15。

⁷⁷ 例如：滕近輝：《一份禮物》，頁96～98。

⁷⁸ 滕近輝：《寫給信仰的追尋者》（香港：宣道，1971），頁48～49。

⁷⁹ 參滕近輝：《生命就是要長進》，滕近輝選輯3（香港：宣道，2012），頁8～10，55～56，58～59。

⁸⁰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227。

為「往後看」，「青年」則是「向前看」、「求新」。因此，年青不單是年齡的問題，而是一種是否願意「求新」、「求進」的心態：

「老」的定義是甚麼？老人就是往後看的人。青年是向前看的人，他若向後看，甚麼都沒有，所以必須向前看。老人家已無進取心，所以一直向後看。如果我們保持向前看，一直求新，我們就不老——八十歲還是不老。如果青年人沒有進取心，就是已經老了——老青年。⁸¹

如此，年輕人不單是他的牧養對象，他自己的生命其實也被年青人所塑造。

四 結語

總結而言，滕近輝牧師是上世紀的領袖中，前瞻地察覺年輕人在華人教會崛起的一員。他在風起雲湧的時代，因着福音的國度，能在青年的挑戰中，看到他們是拓展福音的力量，而不是單純對牧者的挑戰。但當他們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時，他保持着以福音為宗旨，看到年輕人的需要，而不會一味逢迎他們。同樣，在當時的年輕人眼中，他們敬重滕的屬靈深度、為人和對他們的幫助。今天香港正經歷另一波青年運動的浪潮，滕牧師的洞見與言行，應可為我們帶來多一點回應今天年輕人訴求的啟迪。

⁸¹ 滕近輝：《愛徒的叮嚀》，頁86。

撮 要

滕近輝事奉的年代，正值香港青年基督徒風起雲湧之際，本文利用口述歷史及文獻資料，描述滕在當時年輕人眼中的形象，指出他服侍年輕人的特點。本文亦以滕的著作為資料，分析滕如何看待年輕人，並他在教會發展的位置。

ABSTRACT

Philip Teng's period of ministry intersected with the high tide of young Christian movements and activism. Many church leaders were in tense relation with young Christians, but Teng is an exception. This article, on the one hand, utilizes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portrait young Christians' perception of Teng. On the other hand, it reconstructs Teng's view on young Christians through his written works. It analyses how Teng understoo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youth minist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Church.